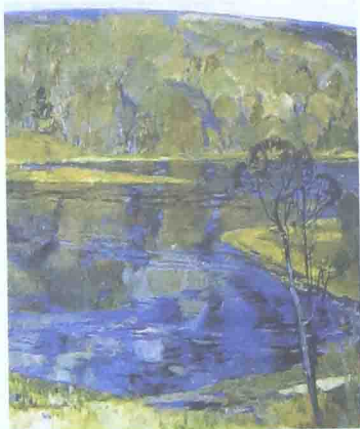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自然系列



萨哈林岛

汪剑钊 主编

【俄】契诃夫 著

李莉 译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敦煌文艺出版社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自然系列



萨哈林岛

汪剑钊 主编

【俄】契诃夫 著

李莉 译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萨哈林岛 / (俄罗斯) 契诃夫著 ; 李莉译.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12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5468-0625-9

I. ①萨… II. ①契… ②李… III. ①散文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5585号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25 插页 1 字数 230 千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978-7-5468-0625-9

定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出版说明

2013年,我社开始策划出版“世界精短文学经典译丛”,这套丛书约请国内最优秀的翻译家担任主编和译者,将世界几大主要语言写成的短篇作品择优选入,并按照一定的主题和体裁进行分类,以独特的视角呈现出各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为我国读者了解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平台。“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即是这套选题中的一种。

俄罗斯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让他们形成了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一精神资源的承续和发展出现了断裂。为重新深入挖掘、整理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优秀资源,我们倾心推出“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20册),分为“诗意自然”“诗意人生”“诗意心灵”和“诗意生活”等四个系列,让读者再一次感受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在阅读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养分,提升对诗意生活的自觉追求,丰富人们的内心精神世界。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年5月

目 录 CONTENTS



001 I

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城——贝加尔号轮船——普龙格角和利曼湾入口——萨哈林半岛——拉彼鲁兹, 布劳顿, 克鲁森施滕和涅韦尔斯科伊——日本考察者——焦列海角——鞑靼海岸——德卡斯特里。

011 II

地理概况——抵达北萨哈林——火灾——码头——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在И先生家用餐——结识科诺诺维奇——总督光临——宴会和灯会。

022 III

统计调查——统计调查表内容——我问的与回答我的——木屋及居住者——流放犯对统计调查的看法。

030 IV

杜伊卡河——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河谷——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斯洛博德卡——逃犯克拉西维依——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它的过去——窝棚——萨哈林的巴黎。

039 V

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流放苦役监狱——集体牢房——

镣铐室——金小手——厕所——秘密赌场——亚历山大
罗夫斯基的苦役——女仆——作坊。

048 VI

叶戈尔的故事。

053 VII

灯塔——科尔萨科夫卡村——苏普鲁年科医生的收
藏。气象站——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地区的气候——新米
哈伊洛夫卡——波将金——前刽子手捷尔斯基——红河
谷——布塔科沃。

065 VIII

阿尔卡伊河——阿尔科沃哨所——阿尔科沃一村、
二村、三村——阿尔卡伊河谷——西岸的村落：姆加奇、
坦吉、霍埃、特拉姆包斯、维阿赫特和万吉——隧道——
电缆房——杜埃——家属宿舍——杜埃监狱——煤
矿——沃耶沃达监狱——镣铐犯。

080 IX

特姆河——中尉博什尼亚克——波利亚科夫——
上阿尔穆丹——下阿尔穆丹——杰尔宾村——漫步特姆
河——乌斯科沃——茨冈人——漫步原始森林——沃斯
克列先斯基村。

092 X

雷科夫斯科耶——当地的监狱——加尔金诺-弗拉
斯科耶气象站——帕列沃——米克留科夫——瓦利济和
隆加利——典狱长K先生——安德烈-伊万诺夫村。

099 XI

规划中的行政区——石器时代——有过自由移民

吗?——吉利亚克人——他们的人数、外貌、体型、食物、衣着、住房、卫生状况——他们的性格——俄国化的尝试——奥罗奇人。

110 XII

我出发去南部——爱笑的女士——西海岸——海流——毛卡——克里利翁角——阿尼瓦角——科尔萨科夫斯克哨所——新相识——东北风——南萨哈林的气候——科尔萨科夫斯克监狱——消防车队。

121 XIII

波罗-安-托马里——穆拉维约夫哨所——头道沟、二道沟和三道沟——索洛维约夫卡——柳托加——戈雷角——米楚利卡——落叶松村——霍姆托夫卡——大叶兰村——弗拉基米洛夫卡——农场或曰招牌——鲁戈沃耶——神甫窝棚村——白桦树村——十字架村——大小塔科埃——加尔金诺-弗拉斯科耶——杜布基——奈布奇——大海。

134 XIV

塔赖卡——自由移民——他们的霉运——虾夷人，他们分布的范围、人数、外貌、食物、衣着、住房，他们的习俗——日本人——库松-科坦——日本领事馆。

147 XV

苦役犯业主——转成移民流放犯——选择新住地——房屋建造业——合伙业主——转成农民——流放犯出身的农民的迁居——村里的生活——毗邻监狱——居民的出生地和阶层——乡村政府。

159 XVI

流放人口的性别——妇女问题——女流放犯和女性移民——男同居者和女同居者——女自由民。

170 XVII

流放人口的年龄结构——流放犯的家庭状况——婚姻——出生率——萨哈林的儿童。

180 XVIII

流放犯的活计——务农——狩猎——捕鱼——洄游鱼：大马哈鱼和鲱鱼——监狱捕鱼业——技能。

192 XIX

流放犯的饮食——囚犯吃什么怎么吃——衣着——教堂——学校——识字。

203 XX

自由居民——驻军下层——监管官——知识者阶层。

213 XXI

流放人口的道德品质——犯罪率——刑侦与审判——惩罚——树条抽打的体罚与鞭刑——死刑。

225 XXII

萨哈林的逃犯——逃跑原因——逃犯的出身、类别及其他。

238 XXIII

流放人口的患病率与死亡率——医疗机构——亚历山大罗夫斯基的区医院。

249 译后记

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城——贝加尔号轮船——普龙格角和利曼湾入口——萨哈林半岛——拉彼鲁兹，布劳顿，克鲁森施滕和涅韦尔斯科伊——日本考察者——焦列海角——鞑靼海岸——德卡斯特里。

1890年7月5日我乘船抵达尼古拉耶夫斯克城，我国最东端之一。阿穆尔河流至此河面非常宽阔，距海仅27俄里。这里地大而美，但是，关于它过去的记忆，旅伴们所讲的严冬和当地同样严苛的习俗故事，苦役场的逼近以及城市的荒凉景象，完全打消了人观景的兴致。

尼古拉耶夫斯克建成不久，于1850年，由大名鼎鼎的根纳季·涅韦尔斯科伊^②所建，而这恐怕是城市历史的唯一亮点。1850至60年代，当时不顾士兵、囚犯和移民的性命播种文化，尼古拉耶夫斯克城设有地方官行政机构，形形色色的俄国和外国探险者蜂拥而至，受异常丰富的鱼类和野兽诱惑的移民大量来定居，而且显然城市还有人的需求存在，因为曾有一位过路科学家认为，有必要并可以在此地的俱乐部里举办公共讲演。^③而现在近半数房屋人去楼空，颓败，没框的黑洞洞的窗子望着你，犹如骷髅的眼窝。居民们醉生梦死，忍饥挨饿，听天由命。他们安于给萨哈林供鱼，滥采黄金，盘剥原住民，出售

① 本文注释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作者原注。——译者

② 根纳季·伊万诺维奇·涅韦尔斯科伊（1813-1876），俄国海军上将，1849-1855年阿穆尔河探险负责人，契诃夫多次援引的《俄国海军军官1849-1855年在俄国远东之功勋》（圣彼得堡，1878年）一书的作者。——译者

③ 这里指的是 Ф.Б.施密特院士（1832-1908），著名的俄国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做过两场关于阿穆尔河与萨哈林新旅行探险的讲座。

鹿茸，中国人用它制取使人兴奋的药丸。在从哈巴罗夫斯克^①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路上，我曾遇到不少走私贩子，在这里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的职业，其中一人还给我看金沙和一对鹿茸，自豪地跟我说：“我父亲也是走私贩子！”盘剥原住民，除了惯常的灌醉、哄骗等，也会有其他独特的方式。譬如，尼古拉耶夫斯克已故的商人伊万诺夫每年夏天都去萨哈林，向那里的吉利亚克人收取贡品，不交的人就被拷打和吊死。

城里没有旅馆。在公共俱乐部，允许我饭后在里面午休一会儿的大厅，天花板低矮，听说冬天用来办舞会。至于我的问题——我可以在哪里过夜，得到的回答是耸耸肩膀而已。无奈，只得在邮轮上过了两个晚上，到它返航哈巴罗夫斯克，我却搁了浅：去哪儿呢？我的行李放在码头，我沿河岸走来走去，不知如何是好。刚好对着城市，离岸两三俄里远，泊着轮船“贝加尔号”，我将乘它去鞑靼海峡。但据说它要四五天后才出发，再早不了，即便它的桅杆上已经挂上了起航的旗子。难不成上“贝加尔号”？也不行：大概不会让上的，肯定说还早呢。起风了，阿穆尔河昏暗下来，像大海那样波涛汹涌。真发愁。我走到俱乐部，在那里慢吞吞地吃着饭，听邻桌谈金子、鹿茸、尼古拉耶夫斯克来的魔术师，有那么个日本人，他拔牙不用钳子只用手。倘若专心多听一会儿，那么，上帝啊，这里的生活距离俄国何其遥远啊。从风干的大马哈鱼咸脊肉开始，这里拿它配伏特加酒，到结束的话题，全都是这里自己独有的，而非俄国的。在阿穆尔河航行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不是在俄国，而是在巴塔哥尼亚或得克萨斯的某个地方，甚至自然景色也是奇特的，不是俄国的。我一直觉得，我们俄国的生活方式对阿穆尔本地人而言完全是陌生的，普希金和果戈理在这里不被理解，因此也不被需要，我们的历史枯燥无聊，而来自俄国的我们，仿佛是外国人。对于宗教和政治，我发现这里毫不关心。我在阿穆尔河上看到神甫们在斋戒期吃荤，顺便提一句，他们中间那个穿白绸长外衣的，人家告诉我，他做滥采黄金这行，跟自己的教民有一拼。如果能让阿穆尔人无聊和打瞌睡，就跟他们谈政治，谈俄国政府，谈俄国艺术。这里的道德观念也

① 1893年10月以前叫哈巴罗夫卡。（即伯力。——译者）

自成一體，不像我們的。既崇尚騎士風度地對待婦女，同時也不以為錢典妻而耻；更有甚者，在這邊沒有偏見地對待流放犯，與他們不分彼此，一視同仁，但在另一邊，在森林裡像射殺獵狗一樣射殺流浪的中國人，有時連偷偷獵殺逃犯都算不上犯罪。

還是接着說我自己吧。沒找到住的地方，傍晚我決定上“貝加爾號”，可又有了新麻煩：河裡翻起大浪，划船的吉利亞克人給多少錢都不載。我又在岸邊徘徊，不知所措。這時太陽已經落山，阿穆爾河的浪濤黑暗下來。此岸和彼岸吉利亞克人的狗在狂吠。我干嗎要來這裡？我問自己，想來我的旅行太輕率了。而且想到苦役場已近，再過幾天我將踏上薩哈林的土地，沒帶任何介紹信，我可能被要求返回，這念头令我不安。但是，总算有两个吉利亞克人答应收一卢布搭载我，于是乘三块木板钉起来的小船，我顺利登上“贝加爾號”。

這艘航海的輪船體量中等，乘過貝加爾湖和阿穆爾河的輪船後，這艘商船在我看來好太多了。它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①和日本港口之間航行，運載郵件、士兵、囚犯、旅客和貨物，主要是官方的；按照簽訂的合約，官方付給它丰厚的補貼，它則必須在夏季多次前往薩哈林：到亞歷山大羅夫斯克哨所和南部的科爾薩科夫斯克哨所。運費之高，恐怕世間難找。移民首先需要的是來去自由和容易，如此之高昂的運費完全難以理解。“貝加爾號”的餐廳和船艙雖然逼仄，但在整潔度與陳設方面完全歐化，還有一架鋼琴。這裡的仆役是梳長辮子的中國人，他們被用英語叫作“包衣”。廚師也是中國人，不過他的廚藝是俄式的，儘管所有的菜肴都給香料弄得發苦，聞着像波斯菊味兒。

因為讀過大量關於韃靼海峽暴風雨和浮冰的資料，我設想在“貝加爾號”上會碰到捕鯨人，這些人嗓音嘶啞，說話口沫橫飛，嚼着煙草談天。其實呢，看到的盡是些有知識的人。船長П先生是西部人，在北部海域航行已經30多年，無處不到。他一生見多識廣，談吐風趣。在堪察加和千島群島轉悠了半輩子，他倒比奧瑟羅更有權利談什麼“不毛之地、恐怖深淵、絕迹懸崖”。感謝

① 即海參崴。——譯者

他为我的札记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资料。他有三个助手：B先生，著名天文学家B的侄子；两个瑞典人，伊万·马尔丁内奇和伊万·韦尼阿米内奇，善良而彬彬有礼。

7月8日，午餐前，“贝加尔号”起锚了。与我们同行的，有由一名军官指挥的3百名左右士兵和几名囚犯。有个犯人带着一个5岁的小女孩，上舷梯时，他女儿就牵着他的镣铐。另有一个女苦役犯引人注目，她丈夫自愿来陪她服苦役。^①除了我和军官，还有几个头、二等舱的男女旅客，甚至还有一位男爵夫人。请读者别因为在这样的荒原中有知识的人如此之多而惊讶，在阿穆尔河与滨海省，有知识的人在不多的居民中占的比例不小，相对多于俄国任何一个省份。在阿穆尔河流域有座城市，只有将军、军人和文职人员，共16人。现在他们那里可能人又多了。

天气平和晴朗。甲板上热，船舱里闷，水温18摄氏度。这种天气在黑海常有。右岸的森林里着火了，辽阔的绿野喷射出深红色的火焰，滚滚浓烟连成一条又长又黑，纹丝不动的带子，悬挂在森林之上……火势极大，但周围却很平静，森林被毁跟谁都没关系。显然，绿色财富在这里只属于上帝。

午餐后，6点左右，我们已经到达普龙格角。亚洲到此为止，假如前方没有萨哈林，那就可以说，阿穆尔河在这里汇入太平洋了。我们眼前舒展开利曼湾入口，前方隐约可见一条雾蒙蒙的带子，那就是苦役岛，左边，曲曲折折、隐没在雾中的海岸，消失在未知的北方。仿佛这里就是天尽头，再无处可去。盘绕心头的感觉，大概就是奥德修斯当年航行在陌生的大海，惶恐不安地预料撞上魔怪时所经受的。果不其然，就在拐进利曼湾入口的转弯处，那边的浅滩上有一个吉利亚克人的小村落，从右边，两条小船载着一些怪物朝我们疾驰而来，他们喊着听不懂的语言，还挥着什么东西。弄不明白他们手里的是什么，等他们靠近时，我才看清楚是些灰色的飞禽。

① 在阿穆尔河邮轮和“贝加尔号”上，囚犯安置在甲板上，与三等舱旅客一起。有一天清晨我到前甲板散步，看到士兵、妇女、儿童、两个中国人和戴着镣铐的囚犯拥挤着在熟睡，身上打满露水，而天很凉。押运兵站在人堆中，双手抱枪，也睡着了。

“他们是想卖给我们打死的大雁。”有人解释。

向右转，一路上都布有航道标志。船长不离驾驶台，技师不出机舱。“贝加尔号”越开越慢，摸摸索索地走着。需要格外当心，因为这里容易搁浅。轮船吃水12英尺，它驶过的地方有的仅14英尺，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听得到船底擦到沙子的声音。正是这条浅水航道以及鞑靼海峡和萨哈林海岸共同营造的独特景象，成为长期以来萨哈林在欧洲被视为半岛的主要原因。1787年6月，著名的法国航海家拉彼鲁兹伯爵^①在北纬48°以北的萨哈林西岸登陆，并与原住民交谈。据他留下的记述判断，他遇到的不单是生活于此的虾夷人，还有来与虾夷人做生意的吉利亚克人，这些人经验丰富，既熟悉萨哈林的沿岸，也熟悉鞑靼海峡的沿岸。他们在沙地上画图，给拉彼鲁兹解释，他们住的地方是个岛，这个岛与大陆和北海道（日本）都隔着海峡。^②然后，沿西海岸北上，拉彼鲁兹估算能找到从北日本海到鄂霍次克海的通道，以此大大缩短自己到堪察加的航程。然而海峡却越行越浅，每走1海里就浅1俄丈，^③他的北上航行的船开到水深9俄丈处便停止了。海底逐渐抬高，海峡内几乎看不出有海流，这使他断定自己所处非海峡，而是海湾，所以是地峡将萨哈林与大陆相连接。在德卡斯特里他再次会见吉利亚克人。当他在纸上画了一个与大陆分离的岛时，其中一个吉利亚克人从他手里拿过铅笔，划了一条贯穿海峡的线，解释说，吉利亚克人有时不得不将自己的小船拖过这条地峡，那上面甚至还能长草。于是拉彼鲁兹明白了。这也更加让他确信，萨哈林是半岛。^④在他之后9年，英国人

① Ж·Ф·拉彼鲁兹（1741-1788），曾几次航海，其中最著名的是1785-1788年的环球航行，那次他探险了堪察加和萨哈林，为纪念拉彼鲁兹，萨哈林岛与日本北海道岛之间的海峡以他命名。

② 拉彼鲁兹写道，他们管自己的岛叫“乔科”，但显然这一称呼吉利亚克人指的是别的地方，他也没明白他们的意思。在我们的旅行家、院士、罗蒙诺索夫的战友、第二次堪察加探险参与者克拉舍宁尼科夫（1711-1755）绘制的地图上，在萨哈林岛西岸标注着丘哈河。这条丘哈河与乔科有没有什么共同点？顺便提一下，拉彼鲁兹写道，画着岛叫它乔科时，那人还画了一条河。乔科翻译过来即“我们”。

③ 1俄丈等于2.434米。——译者

④ 这里顺便提一下涅韦尔斯科伊的考据：通常当地人在两岸之间画线，是为表明可以乘小船从此岸到彼岸，这也就是说两岸之间存在海峡。

布劳顿来到鞑靼海峡。他的船不大，吃水不超过9英尺，所以他比拉彼鲁兹走得更远些。停泊在水深2俄丈的地方，他派助手北上测量。助手在航路上的浅滩中也遇到过深水区，可是它们都逐渐变窄变浅，还将他一会儿引向萨哈林海岸，一会儿又引到另一边矮平的沙岸，于是乎形成这么一种情景，好像两边海岸在合拢，海湾似乎在此到了头，任何通道都没了。这样一来，布劳顿想必也得出了拉彼鲁兹的结论。

国内著名的克鲁森施滕^①于1805年考察过岛屿海岸后，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的萨哈林航行已抱有先入为主的想法，因为用的是拉彼鲁兹的地图。他沿着东海岸航行，绕过萨哈林北部的一个个海角，进入那条由北往南贯通的海峡，按说离破解谜语应该非常之近了，然而逐渐变浅至3俄丈的水深，水的比重，主要是先入为主的成见，让他还是承认了地峡的存在，虽然他并未看到。不过他毕竟起了疑心。“很可能，”他写道，“萨哈林很久以前，也许就在不久前，还是个岛屿。”返航时，他大概心情颇为不安：当他在中国第一次亲眼见到布劳顿的札记，他才“开心不少。”^②

错误在1849年被涅韦尔斯科伊纠正。但是，他的先行者们权威如此之大，以至于当他将自己的发现报告彼得堡时，人们不相信他，当他狂妄，应受惩罚并将他“革职”，假如不是沙皇本人庇护，^③视他此举为勇敢的、高尚的和爱国主义的，^④还不晓得事态会如何发展。涅韦尔斯科伊是个精力充沛、性情

① 伊万·费多罗维奇·克鲁森施滕（1770-1846），杰出的俄国航海家和社会活动家，海军上将，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俄国地理学会创始会员。1802年被任命为1803-1806年俄国第一次环球探险队长，探险了萨哈林、堪察加、千岛群岛和日本。1809-1812年出版了3卷集著作《1803-1806年乘“希望号”、“涅瓦号”的环球旅行》。1823-1826年出版2卷本《南海地图》。

② 三个严肃的研究者约好了似的重复同一个错误，这种情况不言自明。他们未发现阿穆尔河入口是因为，他们为考察所掌握的资料太少，然而重要的是，作为极富才能的人，他们怀疑过，几乎猜到另外那个真理，也必定会重视它，即地峡和萨哈林半岛不是神话，曾经真实存在过，今天业已证实了。萨哈林探险史况见于尼科利斯基《萨哈林岛及岛上的脊椎动物》一书。该书中可以找到关于萨哈林相当详细的文献书目。

③ 契诃夫指的是外交部长，一等文官涅谢利罗德对涅韦尔斯科伊的攻讦。在契诃夫的草稿里有记号。（П.叶廖明注）

④ 详情见他的著作《俄国海军军官1849-1855年在俄国远东之功勋》。

刚烈，有教养、肯牺牲、讲人道，充满理想且矢志不渝，道德纯洁的人。一个认识他的人写道：“比他更诚实的人我没碰到过。”在东部沿海和萨哈林那5年中，他做出了辉煌的事业，但却失去了女儿，是饿死的。他老了，衰老并失去健康的还有他的妻子，“年轻的、可爱的、和蔼的女人”，勇敢地承受所有的困厄。^①

要终结地峡与半岛的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公开几个细节。1710年，北京的传教士奉中国皇帝圣旨绘制鞑靼海峡地图，绘制时传教士使用了日本的地图，显然，因为当时知道拉彼鲁兹海峡和鞑靼海峡可以通行的只有日本人。地图寄到法国，因被收进地理学家丹维尔的地图册而广为人知。它引起一个小误会，赖于此才有了萨哈林这个名字。在萨哈林西海岸，正对阿穆尔河口的地方，传教士在地图上标注的是“Saghalien-angahala”，蒙古语意为“黑河岩礁”。^②这也许是阿穆尔河口某个峭壁或海岬的名称，在法国却被理解为就是岛屿本身了。萨哈林由此得名，并被克鲁森施滕和俄国地图所沿用。日本人称萨哈林为喀拉夫托或喀拉夫图，意为中国的岛。

① 涅韦尔斯科伊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从俄国来找丈夫时，23天里走了1100俄里。她生着病，穿越泥泞的沼泽、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和鄂霍次克的冰道。涅韦尔斯科伊最有才华的战友，年仅20就发现帝王湾，被一个同僚称为“幻想家和小小孩儿”的博什尼亚克，在自己的札记中述说：“我们乘‘贝加尔号’运输船一起到阿扬，在那里换乘‘舍列霍夫号’帆船。帆船开始沉没时，谁都无法说服涅韦尔斯卡娅夫人第一个上岸。‘指挥官和军官最后离开，’她说，‘我要等到船上一个妇女和儿童都没有时再离船。’她也是这么做的。当时帆船已经侧翻了……”博什尼亚克接着写道，他常与涅韦尔斯卡娅夫人接触，他和同事们从未听到过她一句抱怨或不满的话，相反，她始终平静而高傲地承受上天给予她苦难却崇高的安排。她通常独自过冬，因为男人们都在执勤，房间里只有5℃。1852年堪察加的给养船没来，大家都陷入绝境。吃奶的孩子没有牛奶，病人没有新鲜的食物，有几个人因为坏血症死去。涅韦尔斯卡娅献出唯一一头奶牛供大家享用，所有新鲜的食物给大家吃。她对原住民也朴实大方，关怀备至，这一点连不开化的野蛮人都感觉到了，而当时她才19岁（博什尼亚克中尉《阿穆尔地区探险记》，《海洋文集》1859年第2期）。关于她与吉利亚克人令人感动的关系，她丈夫在自己的札记中也有提及。“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他写道，“让他们（吉利亚克人）在我们以前唯一的厢房里，既当厅堂，又当客厅、餐厅的房间里，围成圈坐在地板上，挨着一个盛满粥或茶的大碗。他们受到如此款待，不住地拍女主人的肩膀，一会儿差她拿塔姆奇（烟草），一会儿差她倒茶。”

② 这里原为满语，意思是“黑江顶嘴”。——译者

日本人的著作传到欧洲时要么太晚，已经不需要了；要么被篡改。在传教士的地图上萨哈林是岛屿状，丹维尔却怀疑它，在岛屿和大陆之间画上地峡。日本是最先考察萨哈林的，始于1613年，但是这在欧洲没什么意义，以至于后来俄国人和日本人解决萨哈林的归属问题时，在谈论和书写最先考察权的都是些俄国人。^①

早就该对鞑靼海峡和萨哈林海岸做新的，尽可能细致的考察了。目前的地图不能令人满意，这从军事和商用船只经常搁浅、触礁，大大多于报道上可见一斑。拜糟糕的地图所赐，这里的船长们非常谨慎、多疑，神经兮兮的。

“贝加尔号”的船长不相信官方的地图，用的是航行过程中自己绘制和矫正过的地图。

为了不搁浅，П先生决定夜间停航，日落后我们在焦列角附近下锚。就在海岬的山顶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里面住着在航道上放置航标并检查的海军军官B先生，屋后是茂密的无法通行的原始森林。船长给B先生送来鲜肉，我趁便搭小舢板上岸。一堆光溜溜的大石头算是埠头，得跳着过去，通向山顶小屋的是原木阶梯，几乎与地面垂直，爬起来必须用手抓紧。真吓人啊！我朝山上小屋爬时，一堆堆的蚊子围住我，乌央乌央的，我的脸和手都给咬了，又没法轰赶。我想，要是在这里露宿，不围着自己点上篝火的话，那可能会死，至少也会发疯。

小屋被门厅分成两部分：左边住水兵，右边住军官一家。主人没在家，我见到一位穿着讲究，有知识的妇人，是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两个女儿，小小的女孩子，被蚊子叮满了包。所有的房间里每面墙壁上都挂满了绿绿的枞树枝，窗户都用纱布遮着，熏着烟，但丝毫不管用，还是有蚊子频频光顾可怜的小姑娘们。房间的布置一般，军营式的，但家具摆设颇为讲究，有品位。墙上挂着几幅绘画习作，其中有一张铅笔画的女人头像。原来B先生是个画家。

^① 日本土地测量员官间林藏于1808年乘小船航行西海岸时，曾到过阿穆尔河口的鞑靼海岸，并且不止一次往返于岛屿和大陆之间。他最先证明，萨哈林是岛屿。我国的旅行家施密特盛赞他的地图，认为该地图“极出色，看得出是独立测绘的。”

“您在这里过得好吗？”我问妇人。

“好的，就是有蚊子。”

鲜肉没让她高兴，按她所说，她和孩子们早已习惯了吃咸肉，鲜肉倒不爱吃了。

“再说，昨天炖了鲑鱼，”她又说。

送我回舢板的水兵愁眉苦脸的，他好像猜到我想问他什么，叹口气说：

“要是自愿，谁都不会来这儿！”

第二天清晨我们继续航行。风和日丽。鞑靼海岸锥形的山峰林立，薄薄地笼着一层青灰色的雾，这是从远处森林大火飘来的烟，据说，这里的烟有时非常浓，对水手而言其危险程度不亚于大雾。假如鸟儿从海上直飞过山峦，只怕它在500俄里或更远的地方都看不到一座房舍、一个活人……阳光下海岸郁郁葱葱，没有人看上去反而美。6点钟行至海峡最窄处，波戈比角和拉扎列夫角之间，两边海岸清晰可见，8点钟通过涅韦尔斯科伊的帽子，这么叫是因为那座山顶有块地方凸起来，像顶帽子。早上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因为目睹海岸而生出骄傲感，心里愈发欢喜了。

下午1点多种驶进德卡斯特里湾。这里是风暴来临时，行驶在海峡里的船只唯一能够躲避的地方，没有它，沿不好客的萨哈林海岸航行想都不用想。^①甚至有这样的说法：“赶紧溜进德卡斯特里”。海湾好极了，简直是大自然给定做的。这个圆圆的池子，直径大约3俄里，^②高耸的海岸挡住来风，出海口窄窄的。倘若以形状论，海湾太理想了！而这也只是表面上的，它一年中有7个月被冰覆盖，东风长驱直入，而且水浅，轮船下锚要离岸2俄里。出海口分布着三个岛，确切地说是三块礁石，它们赋予海湾独有之美，其中有一块叫牡蛎礁：在它的水域里牡蛎又大又肥。

岸上有一座教堂和几座小屋。那便是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里面住着

① 关于这个海湾在当前及未来的作用参见斯卡利科夫斯基著《太平洋的俄国贸易》（第75页）。

② 1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